

深藏在爷爷肺里66年的炮弹片

□ 祁 婕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4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黄埔军校同学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系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的爱国群众团体，成立以来始终秉持“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为扩大两岸交流合作、反对“台独”分裂、推进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学习这一指示时，我回想起了我的爷爷祁铭浦也曾经是黄埔军校的一名战士。

我的爷爷祁铭浦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但我们至今还保存着爷爷生前留下的几件遗物，一件是爷爷在抗战时期，参加湖北宜昌战役中被日军炮弹击中，留在左肺叶里66年的一片炮弹片；一件是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签发给我爷爷的《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原国民党军队人员回籍证明书》、1985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发给我爷爷的《起义人员证明书》，以及黄埔军校纪念章、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证。爷爷生前说，我年轻时做过两次选择，一是在亲眼目睹日寇从平湖金山沿海登陆后，烧杀抢掠的罪恶行径。于是，抱着救国救民的情怀，爷爷于1939年8月考进黄埔军校并投身抗日救国战斗。二是在平津战役中，于1949年1月果断选择了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起义队伍。爷爷说，这两次选择对他来说，此生没有虚度。如今，每每看到爷爷给我们留下的几件遗物。回想爷爷曾经走过的人生之路，作为后人，我们也为爷爷一生中的两次选择感到自豪。

我爷爷于1920年3月2日生于温州永嘉县，那个时代的旧中国在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过着民不聊生的日子。因为我的祖爷爷一直在平湖乍浦经商，所以爷爷10岁那年就和母亲一起从温州永嘉老家来到乍浦镇生活，居住在乍浦镇东大街。爷爷12岁那年就读于乍浦小学，16岁小学毕业后，于1937年秋考入嘉兴初级中学。爷爷生前告诉我们：1937年11月5日黎明，乍浦遭到雷雨般的大炮轰击，震耳欲聋，随后就闻知日军大队人马已在距乍浦不远的全公亭与金山卫之间实施登陆，乍杭嘉湖地区即告沦陷，乍浦和嘉兴到处都是日本兵，日寇沿路烧杀，所

过之处尽成焦土与屠场，尸横遍野，百姓受苦受难。当时，爷爷就读的嘉兴初级中学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西迁至丽水碧湖，爷爷也转入了当时的浙江省抗战战时工作人员训练团就学，当时也叫“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

我爷爷是位有家国情怀的人，他在嘉兴初级中学学校西迁前，决心投身抗日保家卫国的战斗中。1938年3月，爷爷刚满18岁，他在结束了“浙江战时工作人员训练团”的学习后，毅然报名参加了浙江省国民抗战自卫团队集训班。

1939年1月，爷爷在浙江省国民抗战自卫团队集训班结业后，被分配到了当时的浙江省国民抗战自卫团队司令部特务团二营五连当见习官，正式投身抗日救国工作。同年8月，爷爷考入黄埔军校湖北武汉(武昌)分校，进入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校第二分校17期7总队步科三大队十中队训练。1940年3月间，爷爷在黄埔军校湖北武汉(武昌)分校集体加入国民革命军。1940年6月1日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担任少尉排长。当时爷爷刚满20岁，算得上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军人。

1941年中秋，爷爷参加了对日作战的湖北宜昌战役。为了阻断日军入川的线路，爷爷带领一支队伍与日寇争夺阵地，在黄花乡与日军展开频繁的拉锯战。爷爷所在的部队在宜昌战役中与日军对峙作战了3天3夜，在一次争夺阵地战时，日军的一颗炮弹打来，爷爷不幸被炮弹击伤，在战地医院急救后，转入后方的四川省万县重伤医院治疗。由于当时战事紧张及军队财力极度困难，医药供应不足，爷爷手臂骨折虽然医好，但留下了终身残疾，而被日军炮弹打入他胸部左肺叶里的一块1公分大小的弹片，由于当时医院没有透视设施检查，直到伤口自然愈合也没有发现。

宜昌抗日保卫战，爷爷因为立了战功，所以，1943年爷爷伤愈后被调到当时的国民党重庆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队第八队任中尉副队长，1944年，又调教导队任上尉区队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当时的国民党重庆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队裁撤后，集体编入国民党重庆第五军官总队。1947年，爷爷被调到北平，在傅作义部队第16军109师军官队任上尉队长，派在军官队训练军官工作。1948年秋又被调入326团做上尉教官工作，后又任326团少校团副官。

让爷爷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在北平傅作义部

队326团时，爷爷又有了一次人生选择，成为了北京和平解放起义中的一员。爷爷生前回忆起在傅作义率部起义北京和平解放时，他十分兴奋，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爷爷刚刚调任326团少校团副官。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这个消息传来后，我爷爷和驻守在北平城内的军队开始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到1949年1月31日，驻守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全部移动完毕，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进驻北平城内，接管防务。傅作义的部队全体官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我爷爷所在的部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后，爷爷在北平郊区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学习，在这三个月的学习中，爷爷深刻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9年5月，爷爷因为伤残原因，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首长提出志愿回乡，部队首长根据我爷爷的伤残情况，批准他作为国民党起义人员志愿回乡务农，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部发了起义回籍证明。

爷爷回到平湖乍浦后，政府按照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起义人员政策，给我爷爷分了田地，从此，爷爷一直在乍浦镇先锋村务农，与我祖母结婚并养育了我父亲姐弟5人。

1983年爷爷因病做肺部透视，医生发现爷爷左肺叶里有一块1公分大小的炮弹片，算起来，日军的炮弹片深藏在爷爷胸部左肺叶里整整40多年。

1983年，我父亲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临行时，爷爷说：“从军报国是每一代青年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为保家卫国多作贡献。”

2013年，我也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女兵，就这样，我家成为了三代军人之家。

1985年9月2日，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浙江组在杭州正式成立，1986年，按照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向浙江、福建、上海两省一市省市党委统战部提出的关于地(市)一级设“联络组”，县一级设“联络站”的意见，杭州、嘉兴等8个市和丽水、台州两个地区分别成立了联络组。我爷爷成为了黄埔军校同学会浙江省嘉兴分会会员。

2007年，爷爷因病过世，根据爷爷生前意愿，在爷爷火化后，我们取回了遗留在爷爷左肺叶里66年的弹片，作为对爷爷永远的纪念。



蜓影荷风 顾天成 作

六店

□ 徐晓莉

其实从六店水泥厂开始拆除的时候我就想写一写关于我对六店的记忆。平湖的发展太快了，不记录一下，不拍几张照片，真的怕记录不下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是我们搬到六店的第30个年头，1994年，爸和大伯以及我的一位姨公，一起在水泥厂西侧征收了四亩地，前面一幢五间的三层住宅兼办公室，后面一排厂房，招收了十几个工人，在九十年代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浪潮中，算是赶上了一趟车。

早在六店的厂房落地之前，我爸和大伯就在章桥村老家做农机生意，一个初中没毕业，一个小学没毕业，家庭贫困，从小就为生计奔波，早早地学了一些手艺，那时主要生产耕地拖拉机的轮子、开沟机等配件。农村的道路不通车，运输只能依靠水路，我家有一艘6吨的水泥船，那时候的船是农家的功臣，稻谷成熟缴粮靠它，卖猪也靠它，甚至我妈在医院生了我，出院都是我爷爷摇船载回来的。装货的时候，用扁担套上绳子，一端勾一个拖拉机轮子，走跳板上船，酷暑严寒，说是做生意，其实卖的就是农民的那一身力气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1994年，生意整体搬到了六店，我家的厂房算是那块最新的房子了，旁边是水泥厂。水泥厂真的好大，是城西一个标志性建筑，好像一天24小时都在运作，可以听见石子不停滚落的声音。水泥厂有东西两个门口，门口有一条五六米宽的水泥路，宽敞平整，装货的卡车不断进出。在我家房子后侧还有一个农药厂，直到前几年关停我也没进去过，但

偶尔能闻到空气中有股刺鼻的味道。除了水泥厂，家对面还有一个变电所，小学放学后从汽车西站坐开往嘉兴的车，会跟车上售票员说我到变电所下车，为什么不设水泥厂呢？因为水泥厂有两个门口，要嘱咐清楚觉得比较麻烦。六店大桥的桥堍两边也都是工厂，规模比较大的有钢厂还有橡胶厂，但好像那会儿就已经停产了，陆陆续续有很多小企业入驻做生意。

周围除了这些建筑外，其余基本都是农田了，六店村是有名的韭芽村，这里很多人家都种植韭菜，大半年时间都在掐韭芽、洗韭芽，这绝对是个功夫活，手一天到晚泡在水里，没几天就烂了，幸好收益还算过得去，比普通蔬菜挣钱多。

那时的07省道两旁都是水杉，粗壮、笔直，路也没有现在宽，走在马路上，两旁的水杉全部映入眼帘，广阔的天空让水杉截成了一条狭长的飘带，路灯就藏在水杉中间。那时自行车还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冬季天亮得晚黑得早，读中学那几年经常是照着路灯出发，照着路灯回家。夏天的时候，在路边有很多卖西瓜的摊贩，一顶凉伞，一把躺椅，卖一个夏天，那时还没有新07省道，这是平湖向西的必经之路，路过的人都会买点瓜，少则一两个，多则几麻袋，买去送人，平湖西瓜的名气响当当。

之后几年随着经济发展，交通越来越便利，车流量也不断增加，道路也拓宽成了现在的模样，经常听到有老人说：“这以前的马路地基就是好，嘎许多货车，从来没有裂，更没有水塘。”平湖

外来人口增长迅速，六店村沙浜片区居住了许多的新居民，这里变得热闹起来，更是在沙浜里形成了一个市场，蔬果肉蛋、鱼虾熟食，各地特色小吃，还有日用品，一应俱全，价格还便宜，不用去城里就能解决一日三餐，真是方便。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渐渐显露，环境脏乱，违章乱建，消防隐患等，终于在热闹了六七年之后取缔了，环境确实提升优化了。

后来六店只剩下了交通这个问题，六店大桥是城区与曹桥连接的咽喉处，被牢牢掐住，大桥已经满足不了巨大的车流要求，每天要经过这里的上班族有苦难言。时不时传来六店大桥要改造的消息，每天要过六店大桥的车友们望眼欲穿。从去年水泥厂、钢厂、橡胶厂陆续开始拆除，大家看到了希望，终于今年3月份，六店大桥改建工程正式启动了，畅通无阻指日可待了。

现在在六店附近走一圈，我家当初是最新的厂房已经变成最旧的了，员工也只剩下三个——我爸、大伯还有一个差不多岁数的叔叔，厂里也早已不做拖拉机配件，改做了机埠水管，虽然生意越来越少，但技能越来越多，考电焊证，看图纸等，三个老头凑一起，你掬，他卷，我焊，没有做不出来的。

看到政府对于城西六店片区的规划，有学校、住宅小区、体育公园、图书馆、商业中心等，我有些许惆怅，因为我是个念旧的人，目之所及皆是回忆，对于这个我住了三十年的地方还是有很深的感情。但更多的是期待，希望它涅槃重生，重新焕发活力。

“缝”出筒朴家风

□ 毛保华

小时候，我家里有7口人，太奶奶、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和我。当时，在村子里四代同堂的人家不多，所以我一直以家里人口多而骄傲。不过，当时生活条件不好，一大家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有时偶尔也会听到村里闲言碎语说我父母“拖头”重来。那时我虽然小，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总感觉心里有一块石头压着。

我的奶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印象中常常见她忙个不停，即使是田里农忙过后，她还是闲不住。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便是她给一家人补衣服。当时，大人穿的衣服大多是土布做的，虽然粗厚，但还是经不住扁担等不断地磨损，所以大人的衣服大都会在肩膀处磨破；我们小孩子呢，在地上摸爬滚打，常常是膝盖、手肘、屁股处磨破。奶奶舍不得扔这些破衣服，把收集的一块块零头布抱出来，红红绿绿灰黑黑等颜色。奶奶会对比着衣服挑一块颜色接近或图纹接近的零头布，然后比划着用剪刀剪个图形，接着她颤巍巍地穿针引线，有时穿不过去时找我这个小孩来帮忙。奶奶右手手指灵活地在线尾端一捻，就打好了一个结，然后，针一上一下，感觉这个针特别听奶奶话，把布和衣服破口周围慢慢地缝起来。针眼密密麻麻，一运行，一列列像用缝纫机缝的似的。等一件衣服缝好后，奶奶总是拿起来，再仔仔细细地看一遍，同时用手摸摸针脚处，像看一件艺术品似的。虽然我小时候总穿有补丁的衣服，但我的心里却总是暖暖的，就像奶奶在抚摸我似的。

奶奶还会缝帽子，缝被子，缝袋子……感觉奶奶的手就是有魔法似的。经她缝过的衣物还能穿好久，还能用好久。她总是说：“还好好的，扔了多在古。”

奶奶逝世后，我的母亲接过了她的活。虽然条件稍微好转了，但母亲偶尔能补的补一下，我的父亲总是将就着穿，然后去田里干活。

我继承着简朴的家风长大成了人，也结婚成家了。记得我女儿小时候，有一件崭新的棉袄还没穿过，就跟不上她生长的速度了，为了不浪费资源，我动手把长袖剪了，再缝缝好，就变成了一件贴心的小马甲，一穿就是一个冬天。后来，她新袜子没穿几天被脚趾头顶破了，我也把它们缝好。女儿觉得很奇怪，破了就不要了，为什么还要缝呢？我笑着跟她讲起太奶奶的故事，太奶奶的衣服缝了又缝，一双袜子也是补过，然后照旧穿了好几年呢。虽然现在条件好了，衣服破了可以再来，但这种简朴的生活作风不能丢。在我的耳濡目染下，女儿也对穿着不刻意追求时尚了，没有与同学攀比心理，只要穿着舒适得体即可。

我们家“缝”出了筒朴家风，一代又一代，家人们过着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

美好田园画卷

□ 毛建良

夏日傍晚，夕阳西下，一片金黄的余晖洒在广袤的家乡水田上。此时，一台“东方红”农耕拖拉机正缓缓地田间耕作，机器的轰鸣声伴随着齿轮翻土的声音在田野间回荡。这场景如同一首田园诗篇，让人心旷神怡。

拖拉机冒着淡淡的烟尘，在田间穿行，它的轮子在泥土上压出深深的痕迹，如同大地母亲的滋养，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翻开的泥土散发着湿润的气息，与夕阳的余晖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就在这时，一群白鹭低空飞过。它们身姿优雅，白色的羽毛在夕阳下显得格外耀眼。它们在空中盘旋，时而低飞，时而高翔，如同在跳一支优美的舞蹈。只见它们轻盈地降落在翻耕过的水田里，有的在寻找食物，有的在梳理自己的羽毛，还有的在小憩。这片水田成为了它们的新家园，它们在这里安居乐业。这群白鹭是这片田野的守护者，也是大自然的精灵，给这片宁静的田野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力。

夕阳渐渐落下，天空中的云彩被染成了一片金黄。在这片金黄的天空下，拖拉机仍在田间忙碌着。它翻开的泥土散发着一股清新的气息，似乎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生机与活力。而白鹭们仍在空中飞舞，似乎在欢庆着大自然的美丽与宁静。

水田边的村庄里炊烟袅袅，一缕缕轻烟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宁静。这美丽的景色让人感到一种安宁与舒适，仿佛让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怀抱和人们勤劳的成果。这片乡村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敬意和感激。

夕阳西下，天空中的最后一抹余晖也渐渐消失。夜幕降临，天空中繁星点点。在这宁静的夜晚，人们回到了家中，享受着家的温馨和安宁。而那台拖拉机仍在田间忙碌着，它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深深的痕迹，见证着这片土地的美丽与活力。

落日余晖下的水田，白鹭的低飞，炊烟袅袅的村庄以及那台勤劳的拖拉机，共同构成了一幅充满生机与诗意的乡村画卷，让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这不仅是一幅画，更是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敬仰，是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勤劳与智慧的赞美。